

末代皇帝傳奇(二)

——新婚之夜

●秀敏撰文、邊緯文校訂

榮府閨女滿心歡喜

末代皇帝溥儀選中郭布羅氏婉容為后的消息，很快在皇親貴戚中傳開了。榮府頓時熱鬧起來，每日前來送禮拜賀的人絡繹不絕，當然這都要由婉容的父兄們去應接，而她自己則在自家的園林中享受為時不多的少女的青春歡樂。婉容雖生活在重男輕女的沒落封建社會，但滿族貴戚家的小姐是受重視的，因為她們一旦步入妙齡的「門檻兒」，便隨時有可能被作為秀女選進皇宮，奉侍天顏，或許會給整個家族帶來天恩榮賞。加之婉容生就一副美麗、典雅、逗人喜愛的容貌，自然倍受寵愛，整天由老媽子、丫頭伺候着，父母又格外驕慣，因而養成了高傲、任性、凡事不甘示弱的秉性。

榮府不但有房屋數間，而且還有一個佈滿綠樹鮮花、池塘假山的花園，婉容常由丫頭陪着，在園中散步遊玩。

這時，遠外傳來「嗒嗒」的馬蹄聲，一匹雪白的駿馬急馳而來，待到池塘附近時，騎在馬上的姑娘「吁」的一聲，放鬆了攬在手裏的馬繮繩

，玉兔白馬又異常馴服地馱着姑娘緩緩踏步在小路上了。

白馬的背上披着白綉緞鞍韉，身穿水粉色綉白花旗袍的婉容姑娘坐在上面，她烏黑發亮的頭髮高高挽起，扣成了一個大髮髻，髮髻的右側插着一個珍珠穿成的小鳳翅，左側緊挨髮邊戴了一朶月白色小絹花，一對不大不小的翡翠耳墜垂在臉蛋兩旁，隨着馬蹄的嗚兒嗚兒聲，有節奏地輕輕捶打着粉裏透白的小臉蛋兒。她的一雙秀眼含笑而深沉，濃厚適中的朱唇習慣地緊閉着，好像只有這樣，少女心中的喜悅和憂愁才可以收藏起來，不易被人偷窺似的，讓人見了越發喜愛。她為了騎馬方便，旗袍前襟被提起掖在了白底綉粉花的腰帶上。她騎在馬上已繞池塘遛了一圈，行至樹下的石桌旁，將左腿向前一跨，躍過馬背，縱身跳下，雙腳同時落地，是那樣的輕快活潑。一直騎馬跟在身後的侍女也已下馬，接過小姐手中的繮繩，施了個禮將兩匹馬牽走了。

早已來到花園等候婉容小姐的家庭女教師，習慣地用手指推推鼻梁上的眼鏡，欣賞着婉容的美麗與瀟灑，說：「真讓人羨慕，你有這樣好的

騎術。」

「先生又在誇獎我啦。」

「不，不是誇獎，你真的值得驕傲。」

這是一位受過「洋學堂」教育的女人，她常給婉容講一些在這個家庭中見不到、聽不到的新鮮事，成了婉容閨閣中的良師益友。

婉容見先生這樣喜愛自己，心中油然而升起一種優越感，但又有些不好意思，「今天我高興，多遛了一會兒，讓您等急了吧？」說着順手扯下掖在腰帶裏的旗袍前襟，動作極其敏捷自如，加上她那美麗的儀表，越發顯得瀟灑可愛。

「不，不急，今天我們不上課了，我要陪你痛痛快快地玩玩。昨天皇上已派人把彩禮送到府上，再過兩天就要舉行冊封禮，以後我們就要以皇后之尊待您，怕您自己也要處處小心，再像現在這樣玩起來多有不便了。」

「先生真會體諒人。」婉容喜悅而感激地跳到老師面前，拉起她的手，但又有些憂慮的說：「但願萬歲爺不要像戲臺上的皇帝那樣，老是板着臉，怪嚇人的。要是也像您這麼會體諒人就好啦。」

「皇帝總該要像個皇帝……」其實她的這個回答也是莫名其妙的，連她自己也無法說清楚皇帝是個什麼樣子，應該是個什麼樣子。

「我要您再給我上一課。」婉容對老師撒嬌地說，「我要您告訴我怎樣才能做一個好皇后。」

「小姐不說，我也是要講的，人要做好事、做一個好人並不難，如要人們都承認可是不容易的。」女教師說着又習慣地推了一下鼻樑上的眼鏡，看着婉容說：「就憑小姐的美麗、智慧和孝順的品德，進宮後一定會深得皇上、太妃的喜愛的。不過，最要緊的還是要以仁德之心待人。」

婉容含笑聽着老師的教導，並不住地點頭，她從被選中的那天起就決心要效仿唐代長孫皇后，協夫治國、終身伴君。在欣喜的時刻她又想到了，日後進宮做了皇后，還能像現在這樣撒嬌任性嗎？還能會見家人與親友嗎？想到這些不免有些惆悵，順手摘下一朵菊花向池塘邊走去。

家庭女教師緊跟在婉容身後，看着她苗條而修長的身材，邁着輕盈的步伐，心想：這將是當代一位無比美麗、才華出眾、風度不凡的皇后啊！來到池塘邊，婉容止住步，將手中的菊花一瓣瓣地向水中投去，任其靜靜飄散……

電話溝通相互清心

「小姐，快！到老爺書房去。」一個侍女慌慌張張地跑來。

婉容繼續安靜地拋着手上的花瓣，漫不經心地問侍女：「什麼事？」

「電話，有電話，老爺，叫您快去。」侍女見小姐不慌不忙，着急地曲膝，施禮，催促道：「請小姐快去。」

「快快，萬歲爺來的電話，快來接旨。」榮源擺手叫剛跨進門來的女兒婉容。

婉容遲疑地走過來，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榮源一把拉着女兒的一隻手，將話筒交給她，「快，還愣着幹嘛！」

婉容戰戰兢兢地拿着話筒，只聽裏面叫：「喂，怎麼不說話。」婉容忙將話筒移至耳邊，「萬歲爺，奴才婉容在這兒呢！」

「是你在回話嗎？」

「是，奴才這裏恭聆聖諭。」

榮源仍然跪在地上，招手示意婉容跪下講話，婉容不知所措地慢慢曲膝下跪，侍女忙將一個圓墊子放在婉容膝下，怕破着皇后的玉膝。

溥儀本來是出於無聊，才打電話給榮源解悶兒，聽見婉容在電話裏那溫柔、甜美的聲音，覺得很清心，忙將歪坐在椅子上的身子直了起來，雙手握着話筒，想聽的更清楚些，自己要說些什麼，他根本沒有認真考慮。此刻，他倒真的關心起皇后來了，「朕派人送去的禮物你喜歡嗎？」

「婉容幸蒙天恩，怎麼能不喜歡。」

「聽說再過些時候就是你的千秋之日，朕還要派人送賞祝賀。」

「婉容在此跪謝皇上天恩，不敢有勞萬歲爺。」婉容話說到這會兒，較之剛接電話時平靜了許多，心想，這位皇上和聲細語，並不像戲臺上

帶鬍子的帝王那樣讓人畏畏。

「近日天氣漸涼，在你千秋之日，朕打算賜你銀壺一個，接賞後你要作詩回話，銀壺用來取暖，免得着涼。作詩以慰孤念。」

「是。」一個還未進宮的皇后，君前並無半點效勞，承蒙皇上這樣關懷，真是歷代皇后所不能幸得的。激動得婉容淚已流到嘴邊，沖淡了臉上的脂粉。「婉容並無半點孝敬皇上，承蒙皇上厚愛，婉容在此叩謝天恩。」說完在地上磕了一個響頭。

「好了，明日我還要打電話給你。」

「是。」婉容答應着。溥儀覺得和未來的皇后說幾句話，很輕鬆，這是他長這麼大，第一次感到女人的聲音對於他是有吸引力的。

所以他想，明天，甚至以後，也就是皇后進宮之前，還要打電話給皇后表示他對皇后的關心和興趣。

從這一天起，婉容便常接到來自養心殿的電話，他們互相詢問，關心，要不是局勢不穩軍閥混戰，皇帝早已把婉容迎娶進宮了。

待到局勢稍有好轉，皇帝「大婚」，迎娶皇后進宮，已經是一年以後的事了。

這時，民國總統黎元洪已是第二次上臺，他大開其恩，撥款十萬元以助「大婚」。雖說皇帝已經遜位，婚禮却辦得相當隆重。一時間，紫禁城內又恢復了大清朝以往的威風，而且一直延伸到地安門外的「后邸」。

到了「大婚」這一天，身穿蟒袍補褂，手捧聖旨聖節的兩位王爺，騎在馬上，由民樂隊、

陸軍馬隊、警察馬隊、保安馬隊護送着出了紫禁城，直奔后邸。到了榮府，接皇后婉容上了金頂鳳輿。後面還有龍鳳旗傘。七十二付鸞駕儀仗、三十對宮燈、皇后的金寶禮服等，以及隨侍人員，呼啦啦沿街排出了二里地以外。這浩浩蕩蕩的千人隊伍又走南鑼鼓巷奔紫禁城而來，經北皇城根寬街、過大佛寺、馬市大街，至丁字街向西，進東華門大街、渡橋入了東華門。前來慶賀瞻禮的人就有二百多。聲勢浩大得讓人吃驚。迎親隊伍中午十二點出發，時至午後三點多才到東華門。

坐在乾清宮內等候皇后鳳輿的皇帝早已有些不耐煩了，加上那身御褂龍袍，更是板得人直覺累得慌。皇后鳳輿總算到了乾清宮外，皇帝可以鬆一口氣了，忽有一太監來報說：「昨日進宮的淑妃娘娘已奉端康太妃旨意至坤寧宮門前迎接皇上、皇后，請皇上升旨。」

原來落選皇后被納為宮妃的文綉早已奉了太妃之旨帶領女官、秀女在坤寧宮前迎接皇后鳳輿。這是嚴格的清朝家法之一，妃子跪迎皇后，就是讓她們初次見面就立下規矩，確定后妃身份與權勢上的懸殊差別。對於剛剛十四歲的文綉來說，還未能體察到這其中的奧妙，只知道嫁到皇家，聽旨遵命便是自己的天職，她雖然昨天就進了宮，與皇帝完婚，給皇上磕頭的時候，都沒敢抬頭看看皇上長得什麼樣，更甭提夫妻恩愛啦。

還沒有脫離孩子稚氣的淑妃，早晨起來便在宮女的服侍下打扮起來，梳起兩把旗頭，身穿宮裝，然後，又在數樣點心中揀了兩塊，隨便吃了

點兒，便興致勃勃地帶着女官和秀女來到坤寧宮門前，她覺得一切都是那麼新奇……

皇帝溥儀聽說淑妃已至坤寧宮前行跪迎之禮，便不以為然地對太監說：「難為太妃們想得周到，此乃舊制家規，無須襲用，今日還有外國瞻禮人員，過於遵循舊制被人恥笑。速傳朕旨，免去淑妃坤寧宮跪迎皇后之禮，日後好好尊重就是了。」

此旨傳到坤寧宮門前，等候在那裏的人頓時覺得輕鬆了許多。可是淑妃文綉不但沒認為皇上開明，體恤自己，反而為一會兒見不到新娘子皇后感到遺憾。只好遵旨從命，帶領宮女回自己的重華宮去了。

坐在鳳輿中的皇后，聽說已有皇妃住在宮中，不覺一愣，常在電話中與皇帝傳情的喜悅頓時沖淡了許多，又聽皇上免去淑妃迎接皇后之禮，心中更是不快，怎耐大喜之日，鳳冠霞帔，胭脂蓋頭將她心中的喜怒哀樂都裹包在裏面，無人知曉，她也只好耐耐實實施隆重而繁雜的禮儀，以完「大婚」。皇后在福晉、命婦、女官、太監等人的服侍下接受寶瓶、蘋果、進食子孫傳、帶雙喜如意、插戴富貴絨花、戴朝珠、行合巹宴、飲交杯酒等一系列禮節，然後行三跪九叩之禮，待一切禮畢之後，他人陸續全都退出，坤寧宮東暖閣內只剩下了皇帝溥儀與皇后婉容兩個人。

這是一間不大的方屋，為了不忘祖訓，皇帝與皇后的新婚之夜要在這樣一間既小又沒有什麼講究的陳設的屋子裏度過。估據屋中四分之一的喜炕上圍有紅帳子，炕的裏邊角上分別放有四個

大花瓶。此時的婉容着紅衣紅裙，頭上蒙着的綉有龍鳳的紅緞子蓋頭已被掀起，她低頭坐在炕的右邊；溥儀穿龍袍補褂坐在炕的左邊，環視着屋內的一切，看着婉容的打扮，覺得很新鮮，只有此刻他才有機會仔細看看在電話中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皇后長得如何！

婉容美麗的容貌使溥儀愣住了，只見她低垂着雙眼，緊閉朱唇，安靜地坐在那裏一動不動，屋裏只剩了他們兩個人，她也想知道自己的丈夫到底是什麼樣子，便慢慢撩起眼皮，看見溥儀清秀的臉龐和呆呆的神情，忙低下頭去，不敢再看，嘴角出現了一絲羞怯的微笑。

溥儀見婉容如此端莊美麗，不覺神往，上前拉起婉容雙手：「你累了吧？」婉容羞紅了臉，站起身慢慢抬起頭，深情地注視着溥儀，二人含笑對視。

大婚之夜惱人氣氛

溥儀扶婉容坐於龍鳳喜炕之上：「家裏人都好嗎？」

皇上這一問，勾起了婉容少女離家的不安心。溥儀看出她有些不安，勸道：「今後，這兒就是你的家了。」婉容倍受感動，兩人常在電話裏問安關懷的話語又響在耳邊，眼前的皇帝不就是自己終生的依靠和親人嗎？她微微點頭急忙施禮：「皇恩浩蕩，婉容全家永世不忘，我們都好，只是勞累了皇上。」

溥儀急忙扶起婉容，端詳着她那含蓄而深情的雙眸誇道：「像片遠不及你本人漂亮。」

婉容不好意思地抿嘴笑道：「承蒙皇上誇獎。」

「從今兒個起我們是夫妻了，我說的是心裏話，打在電話裏與你說話後，一有空就想和你聊聊，鬧得連太妃都出來干涉了。」

婉容忙低頭說：「都是婉容不好。」

「唉，這是我我的緣份。」

「人家都說萬歲爺是個很會體恤人的好皇上。」婉容此時享受着溥儀的溫情與恩愛，可是她心裏並沒有忘記皇帝除了自己這個正宮娘娘之外，還有一個淑妃文綉，而且又在大婚之喜中免去了尊崇皇后的禮節。她知道皇帝是如此喜歡自己之後，便要尋找機會將心的一點點不快向皇帝傾吐，可是皇帝並沒有理解婉容所說的「體恤他人」是指免去文綉跪迎皇后之禮而言。聽皇后說自己是個好皇上，溥儀更加高興，順勢將婉容雙手一拉，婉容不由自主地貼在溥儀胸前。害怕而羞呢地不知如何是好。

溥儀也不知自己是怎樣將婉容拉到懷中，低頭看見婉容害羞的樣子，自己也有些緊張，可又捨不得放開雙臂，兩人急促的喘息聲和「咚咚」的心跳聲互相都聽到了，溥儀將婉容摀得更緊，婉容的臉蛋緊緊貼在溥儀胸前。少頃，溥儀將自己光光的臉頰貼在婉容的額頭上，婉容嬌媚地抬頭注視着溥儀那迷茫的雙目。溥儀長嘯了一口氣，嘆息道：「完婚了，我有了一后一妃，成家了，如果不是鬧革命，從今天起我就該親政了！」婉容聽皇上說了這番與自己毫無相干，漫無邊際的話，感到不解其意，將自己的臉龐慢慢離

開了溥儀的胸前，溥儀也慢慢地鬆動了摀着婉容的臂膀。他現在心中既有青年男女的新婚喜悅，又有辱沒祖宗，丟棄大清江山的愧怍之情，他又有對生活享樂的追求，又有臥薪嘗膽恢復大清祖業之志。他此刻的心情是婉容一時無法理解的。婉容懼異地看着溥儀，慢慢後退，距溥儀越來越遠，嘴裏念叨着：「有了一后一妃，成家了，是呵，皇上不但有了皇后，還有妃子呢！」

「什麼，你說什麼？」溥儀不解地問婉容。

「我是說，皇上不但有婉容，還有淑妃。」

溥儀無所謂地說：「是啊，她早你一天進宮，還是個孩子。」

「不，是受過皇封的妃子，怎麼能說是個孩子！」

「這是皇上必備的呀。」溥儀覺察出婉容的話裏有不滿之意，忙說：「其實只你一個美麗、多情、能夠了解我的皇后就夠了，還要什麼妃子。」

「那為什麼還要迎娶淑妃進宮？」婉容急於想知道皇上是否也像喜歡自己一樣喜歡淑妃。

「那是太妃旨意。」

聽說是太妃讓皇上納文綉為妃，婉容心中一塊石頭落了地。為了她高傲而尊貴的身份，為了日後伴君百年，她要弄清楚皇帝是否只是愛她一人便又試探地問：「今天本是『大婚』之喜，淑妃應來拜賀，我們姐妹也好見上一面，可皇上為何免去她在坤寧宮迎后之禮？」

「那孩子剛剛進宮，見了那麼多人怕會緊張，所以……」

「所以免了大禮，真是她的福份。」婉容此刻憑着自己貴族世家的自傲心理，以為皇恩厚愛應屬她一人所有。必須將立皇后之威的理爭回來。她知道，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說服皇上，今天對淑妃的寬厚就是破了家法，實則還是要爭得皇后尊威。

「她沒有拜賀，我們不是一樣很高興嗎？」溥儀安慰她說。

「當然高興，可是國有國法，家有家規，總該有個大小，裏外之分吧。今日免了淑妃跪迎之禮與我們自己倒沒什麼，只要傳揚出去叫人笑話。」婉容見溥儀滿不在意的樣子，便進而說道：「皇帝就是沒有看重自己的身份，今日內有滿朝文武，外有使臣官員，豈不有損大清德威。」婉容故意把話說得很嚴重，以引起溥儀的重視。不想這番話正勾起溥儀心中的煩惱，一下子將剛才洞房中的卿卿我我之情沖到了九霄雲外。

溥儀「天顏」帶怒：「還談什麼大清德威，今天的皇帝已成什麼樣子，被囚禁在這紫禁城中，除神武門屬我清室所有，它處竟不許隨便出入，真是欺人太甚！好歹今日『大婚』，民國開恩，你鳳輿可入東華門至後宮。這一切本屬我大清所有還要他們的什麼恩哪！」說完氣憤地來回踱步。回頭又看着婉容欲與爭辯的樣子說：「我原以為你是個受過教育，德才兼備的女子，想不到也是個只知爭風吃醋，尊己奪威的人，真讓我失望。」

婉容萬沒有想到自己的一席話竟然會使皇上發這麼大的火，她深悔自己言詞有過，還不了解

這個皇帝的秉性，惹得他「龍顏震怒」。於是忙跪地求饒：「皇上息怒，都是婉容不好，惹得皇上不高興，大清受辱，皇上心裏不痛快，日後婉容定要好好侍候。」婉容以乞求的眼光看着溥儀求皇帝寬容的情景，溥儀從小至今，見過的多了，因而，他無動於衷地看看婉容，由婉容的身上，臉上，視線又轉移到炕上的紅帳子，紅圍牆。他痛苦地笑了。

「哈……我成家了，該親政了。康熙爺十四歲親政你知道嗎？可我……」溥儀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婉容見溥儀如此煩惱忿怒，又怕、又悔、又生氣，跪在那裏不免落淚。

溥儀見她哭泣，忽而又想到昨天晚上的一卦嘴裏念叨着：「不吉利、不吉利。」他覺得這個房子是那麽令人氣悶，他看看婉容及屋內的一切，冷笑一聲，開門回自己的養心殿去了。

門裏門外心都高傲

婉容聽見「啪」地一聲門響，嚇了一跳，才被懼醒，想去呼喚皇上，已經來不及了。他已經回自己的寢宮了，婉容難過地擦臉痛哭起來，癱坐在地。哭了一陣覺得有些心慌，抬頭看見喜炕、喜瓶、梳妝臺上錦帕上綉的紅雙喜字，也覺得晦氣，起身扯過錦帕扔在地上，從鏡子裏看見自己沾滿淚痕的臉和頭上的紅絨花更不順眼，用力拔下紅絨花摔在地上。皇上生氣一走了之，婉容也來了小姐的脾氣，急步走到門邊，將門關緊門上。嘴裏還叨念着：「走走，不要再回來！」

隆福門外「坐更」的太監，見皇上並未安息，走出坤寧宮，忙跪拜：「萬歲爺大喜！」

溥儀本來餘怒未消聽見道喜，更加生氣地說道：「下去。」說完又回頭看看坤寧宮門口，覺得把皇后一個人扔在洞房未免過份，便忍氣回轉，走回新房。

婉容正難過地倚在門上對着新房落淚，忽聽脚步聲停在門口，她屏息靜聽，盼望着皇上能重返新房。這時背靠着的房門被推動了一下，她轉身剛要開門，高傲的性情使她抬起的雙手又放下來，心想：皇上還沒有叫我，就把門打開，太有失皇后身份，於是她立在門旁等着皇上呼喚自己。

溥儀用手推了一下房門，沒有推開，剛要叩

門，轉念一想，皇后剛剛進宮就這樣使性，真是脾氣不小，今日如果順了她的性，日後不知要怎樣要下去，他決心要教訓教訓她，洞房花燭夜要給她來個孤守宮燈到天明。溥儀對着房門搖了一陣頭，頓足回自己的養心殿去了。

養心殿本是溥儀寢宮，處理一般政務也在此殿，他回到養心殿後仍然煩悶氣惱，背手站在御案前凝視殿牆上裱着的宣統朝全國各地大臣的名單。心裏反復念叨着：「我成家了，和以前有什麼不同呢？如果不是開革命，是我『親政』的時候開始了，我要恢復我的祖業。」

皇上與皇后，這兩顆高傲的心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互不理解，也不能夠諒解，就這樣開始了他們的夫妻生活。（未完待續）

聖文叢書 月是故鄉明 全一冊

袁守成 著 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

四川袁守成先生早歲畢業國立政治大學，歷任縣長、省合管處長、臺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赴菲農耕隊訓練班主任，著作等身，閱歷宏豐，本書為袁先生精心傑作，憶述童年往事、求學歷程、從政經驗等；要目有：耕讀瑣記·故鄉風物話射洪·教書生涯·金陵問學記·農政憶往·抗戰初期烽火行·川南風雲·做縣長經驗談·主持四川合作事業·國民大會之回憶·司農往事話桑麻。附錄：追思孫震上將·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等，二十五開本，二百四十餘頁，定價新臺幣一百六十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